

世界名著少年文库之十五

中篇小说卷(一)



红 帆

主编 向远 思奋 卓悦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前 言

少年朋友们，“少年世界文库”的中篇小说部分从世界十多个国家选取了十九位作家的二十部著名中篇小说，合为两册，奉献给你们，希望你们从中能获得美的启迪和享受。

什么是中篇小说呢？简单地说，就是不大不小，既不是短篇又不是长篇，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说。这么说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严格的定义还真没有。翻了手头的几部中外文学辞典、小说辞典，只找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条目，就是找不到中篇小说这一条。

这不是挺奇怪吗？其实，从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也并不怪。比方说，小说这个词在英文中就几乎没有，只有Short Story，短篇故事，我们一般译为短篇小说；Novel，长篇小说；Novelette这个词中文译为中篇小说，与之近似的还有一个词Novella，词典上译为中篇故事，也就是指中篇小说这类作品。但是在法文词典里Nouvelle这个词同时也有两种含义，既可译为短篇小说，也可译为中篇小说。不过据有的西方学者介绍，英语和西班牙语现今都喜欢用新的词语来表明中篇小说，英文用了Short Novel，西班牙语则用了Novell Corta。那么用什么词来统指小说呢？英文里有个词Fiction，即虚构，意思又是小说，虚构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剧本等。与之有联系的还有一个词Romance，这在英文中意思是传奇，这个词是今天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中表

示小说的词，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中，这个词指的是现代以前的和中世纪的各种叙事形式。

绕来绕去，越绕越糊涂了，是吧？我引了关于小说的若干术语的外文，主要是想说明，对某种艺术体裁，不必抱着一个凝固不变的标准来理解。当然，一些基本的区别是有的。无论是Fiction还是Romance，或者是Story，这些词都反映了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征。从中可见，小说是讲故事，是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要吸引人，这就需要作家的艺术想象；当想象参与了讲述时，它又是不同于我们日常行为方式的另一种行为方式，也就是虚构了。

所有的文学难道不都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吗？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古希腊，有一些边走边唱的民间艺人，他们既在宫廷里弹琴演唱，也出入于平民百姓之家，挨家挨户讲故事，以此获得饭食和歇宿的处所。出色的吟游诗人受到高度尊敬，因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他们集收音机、电视、电影、唱片、史书和小说于一身。于是从他们中间产生了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

史诗是唱出来的，属于口头文学，为了便于诗人记忆和传诵，它讲求音韵节奏，形成诗的格律，而不讲求诗的格律的故事，这便是小说的雏形。这类故事，最早的大约要属产生于西亚地区的希伯来《圣经·旧约》了。《圣经·旧约》属于书面文学，它是犹太教的经书总集，在公元前五百年间，由失去了自己国土的犹太民族中的祭司们将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教规、先知训诫、国法政令等编订而成。学者们常常把《路得记》、《约拿记》、《以斯帖记》这些描写犹太民族前辈、先知或英雄的故事性作品当作小说对待。这些小说都是地道的Short Story，篇幅在几千字以

内，都有一个主要人物，关于这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优美动人，对后代欧洲文学影响很大。

· 但《圣经·旧约》中的故事性作品并非都是Short Story，如《出埃及记》就是一个长达40章的历史故事。又因为它描写的是具有神力的开国英雄，因此它又被看作史诗。这种划分显然是依研究者个人所持的研究标准而决定的了。

不管怎么说，小说起源于讲故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不过，依照长度来划分短、中、长篇小说，总归是后来的事。在《圣经·旧约》之后，有一部规模宏大，在世界上流传最广的故事书，它就是中古时期产生于阿拉伯地区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这里面有的故事要讲好几个晚上，该是数万字的中篇，有的只有几百个字，只能算小小说。它仿佛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故事树，是一棵老树王，树上面枝丫横生，林蔓重叠，有人说共有134个故事，(不包括大故事中所套的小故事)，也有人说连小故事一块儿算，共有264个故事。可是看过这部书的人都会记得，这个故事套故事，仿佛开也开不完的故事的宝盒是操在一个美丽的姑娘手里。她名叫山鲁佐德，她每晚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本是一个残杀女人的暴君，但他为了知道故事的结局，到了早上就不杀山鲁佐德了，以便到了晚上接着听下去。山鲁佐德是在死神的威胁下，为了赢得生命而讲下去的，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这么说来，又可以把《一千零一夜》看作一个大故事，一个讲述框架类似长篇小说的大故事了。

在欧洲，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是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则开欧洲近代短篇小说之先河。不

过，严格并不是纯粹，这些作品都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故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区别于一般的关于人和事的文字记载，体现出Fiction的艺术魅力，所以说它们是小说。不纯粹则是指在长度上不单一。《堂吉珂德》在主要情节中穿插了若干独立完整的中、短篇故事，《巨人传》的讲述风格简直就是信口开河。它经常离题，节外生枝，神话、歌谣、小故事、闹剧、古代、中世纪的典章全都成为它的材料。作者自由发挥，旁征博引，其中Short Story可以说遍地开花，俯拾即是。而《十日谈》的框架则与《一千零一夜》相同，一百个故事是由一组统一的人物在统一的时间里讲出来的，这个框架是长篇的模子。

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世纪，小说的情形就更令人眼花缭乱了。长篇小说以多长为标准？好象没个准。本世纪最长的长篇小说当属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了，七部译成中文二百多万字，不是长篇，是长河小说了。但今天也是最短的小说流行的世纪，所谓“微型小说”、“迷你小说”、“一分钟小说”，都是强调小说篇幅的短小。既然长篇、短篇的长度距离如此之大，因此，要确切地说中篇小说的长度定义，真是不容易了。

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和少年朋友们一样，是一个爱读小说的人，中篇小说究竟有哪些特点，还是让我们从公认的中篇佳作中寻找吧！这里选的二十篇中篇小说是在小说这一形式充分发展、成熟的近二百年中产生的，少年朋友们从中可以看到描写少男少女的友情，描写童心的纯真渴望的作品，如《木偶戏子保罗》、《野姑娘芭拉》、《白轮船》、《红帆》，可以领略著名的抒情小说家斯笃姆、心理小说家司汤达、茨威格等人高超的讲故事风格，还可以进

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当代反法西斯的英雄的内心世界；还以及了解在今天世界上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如何以新颖的小说形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思索。假如你们读了这本书，知道生活和艺术是如此缤纷多采又变幻无穷；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更广阔的阅读兴趣，那作为编者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十分十分满足了。

艾晓明

目 录

前 言

塔拉斯·布尔巴·····	〔俄〕果戈理 (1)
红帆·····	〔苏〕格林 (18)
白轮船·····	〔苏〕艾特马托夫 (35)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瓦西里耶夫 (53)
木偶戏子保罗·····	〔德〕奥多尔·斯笃姆 (72)
法尼娜·法尼尼·····	〔法〕司汤达 (80)
象棋的故事·····	〔奥〕斯·茨威格 (107)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125)
怀疑·····	〔瑞士〕F·迪伦马特 (142)
莫奇科尼·····	〔意〕卢伊吉·马莱尔巴 (159)

塔拉斯·布尔巴

〔俄〕果戈理

一个忠诚、坚定、豪放的哥萨克老人，亲手枪毙了背叛信仰和祖国的儿子，英勇地直面英雄儿子的牺牲，无畏地在烈火中化为烟尘。在俄国杰出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如椽大笔下，乌克兰人民的悲壮史诗在熠熠生辉。

“儿子，可别听你母亲的！”布尔巴与刚从神学校国家来的大儿子奥斯达普比完拳脚之后说。“她是个老娘儿们。你们需要的是什么爱抚？你们的爱抚是空旷的原野和一匹骏马。瞧见这把马刀没有？这就是你们的母亲！神学校啦，书本啦，哲学啦，全是废料！这个星期我就送你们去查波罗什，那儿才是你们的学校。”

布尔巴是个固执、粗野、直率的自由哥萨克。他喜欢哥萨克的简单生活，身上燃烧着军人的气质。他认为自己是正教的合法保护人。

奥斯达普和安德烈十二岁就被送到基辅的神学校。奥斯达普在鞭子和柳条的鞭挞下发愤学习，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弟弟安德烈稍微活泼、成熟些，比哥哥更富于机智；他也燃烧着建立功勋的渴望，可同时，他的灵魂也能领会别种感情。十八岁以后，爱情的要求在他的心里强烈地滋长起来，女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热烈的幻想

中。他常独自徘徊在阒无人迹的僻巷，闲步踱进贵族聚居的街道，在那里他偶然接触了一位波兰姑娘，柯文市总督的女儿：她有一双黑眼睛和象早晨旭日照耀下的雪原一样洁白的皮肤。

第二天布尔巴就全然不顾可怜的妻子对儿子的爱怜之情，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家。他们策马驰过自由、美丽的草原和奔放、咆哮的第聂伯河，三天以后到达了查波罗什，进入了狮子般傲慢而坚强的人源源流出的巢穴——谢奇。

谢奇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每一个到这儿来的人都忘记和抛弃了他先前感兴趣的一切，以一种狂热信徒的热忱迷醉于自由和自己人之间的盟友关系。谢奇由六十多个支营队组成，这些支营队很象一些分离的共和国，更象是把一群随时听候调度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学校和神学校。奥斯达普和安德烈怀着全部青春的狂热，投入了这片海洋之中，顷刻间忘记了老家、神学校和以前激动灵魂的一切，一心一意献身于新生活，不久就在哥萨克们中间博得了好评。他们常同伙伴们一起，到野外射猎飞禽、鹿、山羊，到湖上、河边捕获鲜鱼，给支营队充当食粮。他们顽强不屈；能够灵巧而准确地射中目标；能够逆流而上溯过第聂伯河，已经在青年人中间显得十分突出了。

布尔巴总是盘算着怎样使谢奇振作起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一天他跑到团长面前，直截了当地要求查波罗什人去攻打土耳其人或者鞑靼人。团长坚决不答应。于是他同一些人商谈好之后，请大伙儿吃了一席酒宴。酒宴之后几个酩酊大醉的哥萨克就直奔广场，咚咚咚地敲响了系在柱子上的罐鼓。立刻，查波罗什人象野蜂似的黑压压地在广场上集合起来。三通鼓后，几个首领出场了。“这次开会是什么

么意思呀，老乡们？”团长问。“立刻把狼牙棒放下，鬼杂种！我们不要你了！”哥萨克们叫喊。团长本来想说话，可他知道，如果这群放荡不羁的人激怒起来，是会把他们活活打死的，所以他低低地施了一个礼，放下了标志官职的狼牙棒，躲到人堆里去了。“现在选谁当团长呢？”首领们问。人们立刻大声喊出他们各自称心的人的名字。布尔巴对几个人低声说：“你们给提一提基尔佳加！”于是广场上出现了“基尔佳加！基尔佳加！”的叫声。这种叫声越喊越响。最后事情诉诸武力来解决，结果是赞成基尔佳加的一方获胜。人们立刻散去，举行联欢，庆祝年迈但聪明的哥萨克当选。

第二天，布尔巴和新任团长在事先谋划好的广场集会上，巧妙地利用人们的宗教情感，把哥萨克们煽动起来，决定立即动手准备武器和舢板船，去纳托里亚沿岸劫掠。正当人们在河岸装修舢板船的时候，一只靠岸的大渡船上的人告诉大家：现在哥萨克的领土上，教堂都典押给了犹太人；做弥撒之前，必须付钱给犹太人；做奉祀的乳渣糕必须由犹太人用手做记号；天主教僧侣强迫正教的基督徒代替马驾驭双轮马车；犹太女人已经把牧师的法衣缝裙子穿了；统帅和许多联队长被杀害；一些正教徒已经改宗教信仰天主教了……顷刻间整个人群激动起来了！“绞死所有的犹太人！”“把这些邪魔外道的家伙统统淹死在第聂伯河里！”不知谁说出的这些话，象闪电似的在人群头上掠过，于是人们怀着极大的愤恨，直奔近郊去了。

犹太人吓得到处躲藏，但还是被哥萨克们找了出来。“仁慈的爷们！”一个瘦高个犹太人哭丧着脸说：“只让我们说一句话。……在乌克兰出租土地的人根本不是我们的人！鬼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跟敌人密商过，我们

更不想跟天主教徒打什么交道。我们跟查波罗什人象亲兄弟一样……”“什么？查波罗什人跟你们是亲兄弟？”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别痴心妄想啦，该死的犹太人！老乡们，把他们扔到第聂伯河里去！”于是人们抓住犹太人的胳膊，把他们扔到波涛里去，四面八方响起了悲惨的喊声。

那个招来祸害的可怜的雄辩家被人一把抓住了长褂，他乘势来个金蝉脱壳，只穿一件紧窄背心，跑过来抱住布尔巴的腿哀求道：“仁慈的老爷！我认识您的哥哥，故世的陀罗沙！他当了土耳其人的俘虏，需要用钱赎身的时候，我给过他八百采兴！”“你叫什么名字？”“杨凯尔。”“好吧，”布尔巴想了想，转过身对哥萨克们说，“今天就把他交给我吧。”……

人们早已在广场整队肃立，听候团长的命令。“大家好好检查一下！”团长说。“把辎重车和树脂桶归理好，试试武器。谁都不准多带什么。到时候只准掳获武器、金币和银币。谁要在行军中喝醉了酒，就把他象狗似的缚在车上拖着走，象狗似的当场枪毙，扔给野鸟……”

团长的话音刚落，所有的哥萨克们立刻都行动起来了。没多久，队伍就开拔了。开拔时，所有的查波罗什人都回头张望：“再见，我们的母亲！愿上帝保佑你避免一切不幸！”

不久，恐怖笼罩了波兰西南部。“查波罗什人来了！”人们骚动起来，四散逃亡。一些皇军司令把兵力联合起来对抗查波罗什人。

一个月当中，奥斯达普和安德烈完全变样了。以前他们的容貌还显示出一种青春的柔和，现在却是严峻而坚强的了。刚刚二十二岁的奥斯达普似乎命里注定要走战争的道

路。他遇事冷静镇定，转瞬间就能测知事情的危险性和整个形势，想出避开和以后战胜危险的办法，行动中显露出一种历经考验的坚信精神。他的骑士性格已经获得了狮子般的无畏的力量。“噢，这家伙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联队长！”布尔巴说，“真的，连我这个老子都要自叹不如呢！”安德烈完全沉浸在枪弹和刀剑的迷人音乐里了。他在交战中体会到疯狂的节日般的快乐和陶醉。他象个醉汉，在子弹的呼啸、刀光的闪耀和自己的激情中，遇人便杀，飞驰向前。“他也是一个好战士！他不象奥斯达普，但也是一个好战士！”布尔巴不止一次表示惊叹折服。

查波罗什人出现在杜勃诺城下。高高的城墙环绕着全城，城里的居民们决定顽抗。久攻不下，团长下令撤退：“不要紧，弟兄们，咱们撤退。可是，要是从城里放走他们一个人，我就算不得基督徒！我要叫他们全都饿死！”

军队撤退了，团团围住了整个城市。可是不久，查波罗什人对于接兵不动和旷日持久的戒酒感到有些厌烦了。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奥斯达普和安德烈也感到寂寞了。“笨蛋，”塔拉斯说，“耐心点吧，在重大事件中不丧失勇气的人还算不得是一个好战士，即使没事干也不感到烦闷，遇事能够忍受，总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才算得是一个好战士呢。”

奥斯达普忙于自己的事务，回支营队去了。安德烈呢，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夜幕笼罩着原野。他没有回支营队躺下睡觉，巡视了一遍队伍后，爬上一辆辎重车，双手枕在脑后仰面躺下，久久地凝望着天空。这时，他觉得有个人的脸在他面前晃动。他以为是梦中的幻影。可他用力睁大眼睛一看，看到一张憔悴、干瘪的浅黑的脸俯向着他。他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火绳枪，用痉挛

的声音说：“你是谁？要是魔鬼，就给我滚开；要是活人，我一枪就要了你的命！”那幽灵把手指按在嘴唇上，恳求他不要作声。他放下了手，开始更加仔细地凝视这个怪物……

这是一个鞑靼女人，是两年前在基辅见过的总督小姐的侍女。这个侍女告诉安德烈：小姐在城里，小姐的父亲是杜勃诺的总督；小姐有两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城里的居民早就啃土了；小姐从城上看见了安德烈，对她说：“你去对那个骑士讲：他要是还记得我，就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要是不记得我，就请他赏一块面包，带回来给我的老母亲。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死在我的眼前。你去求求他，他也有一个老母亲，叫他看在她的面上赏给一块面包吧！”

各种各样的感情在安德烈的胸中苏醒了。一个骄傲的女人，好象从黑暗的海中跃出一般，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柔美的手，眼睛，含笑的嘴唇，弯弯曲曲披散在胸前的浓密的暗褐色长发，有弹性的匀称的处女的肢体。他果决地走向载有粮食的辎重车，从鼾睡的奥斯达普头下抽出装有白面包的布袋，紧跟在鞑靼女人后面，通过秘密地下道，向城里走去。

安德烈终于和小姐见面了。他惊奇得呆住了：她现在比从前加倍地美丽和动人了！那时她身上还有一点未臻完美的东西，现在她是画家加上最后一笔的作品了；那时她是一个迷人、轻佻的姑娘，现在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绝世佳人了；尽管她的脸色苍白，但苍白不仅无法掩盖她的美色，相反倒似乎给她的美色添上了一种无法描摹、不可抗拒的情趣。安德烈心里产生了一种虔敬的恐惧，一动不动地站在她的面前。

而小姐呢，看到呈现出青春男性全部美和力量的哥萨克，也大吃了一惊：他的四肢显示出奔放不羁的活力，他的

眼睛焕发着清朗的刚毅之光，天鹅绒般的眉毛弯成勇敢的弧形，晒黑的双颊闪耀着青春之火的光辉，初生的黑胡髭光亮得象丝绸一样。“我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来酬谢你，宽宏大量的骑士，”她那银铃般的嗓子发着抖。“只有上帝才能够酬谢你……”她眼睛低下去，脸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

安德烈看着她拿起一块面包放到嘴边，看到她象听话的孩子似的目光，心里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女王啊！你需要什么？吩咐我吧！我一定为你去做，就是毁灭自己也在所不惜！凭十字架发誓，为你牺牲我是十分甜蜜的……”

少女张着嘴，惊奇地一字不漏地倾听着，眼睛充满了泪水。“对我说一句话吧！”安德烈握住她的滑如绫罗的手，“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悲伤？”如同美丽的黄昏吹起一阵微风，忽然扫过溪边茂密的芦苇一样，少女用低微的声音说出一段凄惋悱恻的话来：“凶恶的命运呀，你不是我的残酷的刽子手吗？你为什么使我的心越过我国的优秀的勇士，去爱一个异邦人，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让我在临终之前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爱情，使我的痛苦的宿命更加痛苦，使我的生命更加悲惨，使我的死显得更加可怕？我的凶恶的命运啊！”

一种深深的绝望反映在她的脸上，她笼罩在蚀骨的哀愁之中。“不，你不会死！”安德烈说，“你不应该死！如果结局非死不可，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死，让我先死，死在你美丽的膝前！”“别欺骗自己和我吧，骑士，”她轻轻摇着头，“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有责任和约束：你的父亲、伙伴、祖国在召唤你，何况我们又是你的敌人。”“父亲、伙伴和祖国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安德烈迅速地摇了摇头，象白杨一样挺直了身子。“我实话告诉你：我觉得亲近的没有

一个人！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祖国，是我们灵魂所渴望的东西，是我们觉得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我把这祖国保存在我的心里，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保存她，看哪个哥萨克能把她夺去！我要为这个祖国交出、献出、毁掉所有的一切！”她刹那间呆住了，象一尊美丽的雕像似的，忽然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以一种女性激情，往他的脖子上扑过去，用雪白的胳膊抱住他，哭了起来。这时街上传来一片叫喊声，里面还夹杂着喇叭和罐鼓的声音。接着，粗犷女人跑到他们身边，快乐地叫喊：“得救了，得救了！我们的人进城了，带来了面包、小米、面粉和俘虏的查波罗什人。”可是他们俩谁都没有听见。安德烈只感觉到神妙的嘴唇吹来又香又暖的呼吸，眼泪象小河一般流到脸上，芳香的头发象黑而亮的丝线一样把他缠住了。

于是哥萨克毁灭了！哥萨克骑士精神永远消失了！他再也看不见查波罗什地区、父亲的庄园和上帝的教堂！乌克兰再也看不见自己那个保家卫国的最勇敢的儿子了。老塔拉斯将从头上扯下一绺白发，诅咒养出这样一个儿子。

敌人的援军进城，是因为布置在侧面城门前的彼列雅斯拉夫支营队的人都喝得烂醉如泥。查波罗什人根据城里很少存粮的情况，决定分成三部分，面对三个城门，分驻在三条大路上，把城死死地围起来，迫使敌人出城来交战。

塔拉斯一边向自己的联队走，一边寻思着，安德烈躲到哪儿去了呢？正在他出神地深思着的时候，犹太人杨凯尔走到他面前告诉他：安德烈为了总督的美丽的女儿进城投到波兰人那里去了，并且要在把查波罗什人赶跑之后，立即举行婚礼；他不再承认父亲、哥哥和伙伴了，他要跟所有的查波罗什人打仗。听到这个消息，布尔巴象生了根一样伫立了许

久。想到昨夜曾看见安德烈和一个女人从军营旁边走过，他白发的头垂下了，但是他仍然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哥萨克们和城上的波兰人对骂把波兰人激怒了。波兰人打开城门冲了出来。双方扭作一团，用刀和长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奥斯达普象一只拍击着双翼的雄鹰一样，在原野上奔突。支营队长鲍罗达推牺牲之后，他被推举为队长，立刻率领众人杀入重围。波兰人见势不妙，赶紧撤回城里，哥萨克也撤回军营。

太阳还未升到中天的时候，从谢奇传来消息说，当哥萨克们离开的时候，鞑靼人冲进来把一切抢劫一空，打死和俘虏了所有留下的人，赶着牲口和马群直奔皮列可普去了。查波罗什人打算立即撤离去追赶掠夺者，救回被俘的弟兄，夺回被掠走的财物。可是塔拉斯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留下来继续围攻这个城市，救出被俘的弟兄。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跟着团长去追赶鞑靼人，一部分留下来，由塔拉斯为代理团长，跟城里的波兰人继续战斗。

告别了追赶鞑靼人的队伍，留下的人都觉得黯然神伤。塔拉斯看到抑郁感侵袭着哥萨克的队伍，便命令仆人从一辆最大的辎重车上卸下他贮藏多年的美酒。“大家都拿家伙呀，有什么家伙就拿什么家伙。要是没有家伙，就干脆用两只手掌捧着喝吧！”塔拉斯说。“我招待你们，弟兄们！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是必须费尽血汗和发挥哥萨克的伟大勇敢精神的事业！那么，让我们来喝一杯，首先为神圣的正教信仰一齐干杯，这种信仰会传播到全世界！还要为谢奇干杯，希望它为消灭所有的邪教徒而永存，希望它诞生出一个更比一个强的无数年轻人！还要为我们自己的荣誉干杯，希望我们的后代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曾辱没盟友之

义。不曾出卖自己人！”

“为了信仰！”“为了信仰！”“为了谢奇！”“为了谢奇！”“为了荣誉！”“为了荣誉！”“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人都用低沉的声音喊着，应和着，喝干了最后一口酒。他们高举着手站在那儿，久久地沉思着，象高山顶上的兀鹰一样，扫视着整片原野和远方朦胧闪烁的自己的命运……

城里的敌人利用突围的机会，摸清了查波罗什人兵分两路的行动，于是准备决一死战。塔拉斯把一切都安排完毕之后，向哥萨克们讲了话：“我想跟你们谈谈，老乡们，我们的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的国土曾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我们曾有华丽的城市、教堂，俄罗斯血统的王侯。可是回教徒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抢走了，我们的国家象寡妇一样孤苦零仃！伙伴们，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团结一致地握起手来了！我们的盟友之义就建立在这上面！再也没有比盟友之义更神圣的关系了。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自己的父母。这并不重要，因为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统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人才能够办到。不是凭理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去爱，而是凭上帝赐予的一切，凭自己所有的一切去爱，只有我们俄罗斯人能够做到……”塔拉斯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人。泪珠在他们眼里滚动，他们的珍珠般发亮的灵魂，感到了许多他们最熟悉的最高贵的东西。

敌军敲着鼓，吹着喇叭，从城里冲出来，用大炮轰击哥萨克的阵线，使许多高贵的哥萨克灵魂从倔强的肉体飞向天国。哥萨克们震怒了，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大厮杀。